



影视速递

《神探大战》定档4月2日

韦家辉刘青云开启“神探”世界

由韦家辉编剧并执导，集合了刘青云、蔡卓妍、林峯、李若彤、谭凯、陈家乐、汤怡、何珮瑜等众多实力派演员的犯罪动作悬疑电影《神探大战》正式宣布定档4月2日。



韦家辉与刘青云再度携手，重新开启“神探”世界，带来对二人都颇具挑战的新片《神探大战》。

2007年，由杜琪峰、韦家辉共同执导，刘青云主演的犯罪悬疑片《神探》上映，凭借烧脑的剧情和精湛的演员表演获得不少观众好评。

这一次，“神探”不再局限于一个人，而是被塑造成一个群体；刘青云饰演的李俊曾经是一名神探，但因患有精神疾病，他成为了“癫佬神探”，游离在司法系统之外；蔡卓妍与林峯饰演一对“神探夫妇”，代表不断消灭罪

大鹏新片《保你平安》官宣阵容

李雪琴将献大银幕首秀

3月2日，大鹏执导新片《洗白白》正式改名《保你平安》并发布首支预告片，同时首次官宣阵容。



影片将于年内上映。羊城晚报记者 吕航

李雪琴将献大银幕首秀，将与大鹏搭档扮演“平安”兄妹。预告片中，李雪琴对着手机轻声细语，一反往常形象，似乎对“小哥哥”有自己的独特招数，引得大鹏哈哈大笑。

影片由大鹏导演，陈祉希担任总制片人，大鹏、李雪琴、尹正、王迅、王圣迪领衔主演，马丽特邀友情出演，贾冰、杨迪、潘斌龙、倪虹洁主

《新蝙蝠侠》3月18日“揭开真相”

由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出品的最新DC超级英雄电影《新蝙蝠侠》将于3月18日在中国内地上映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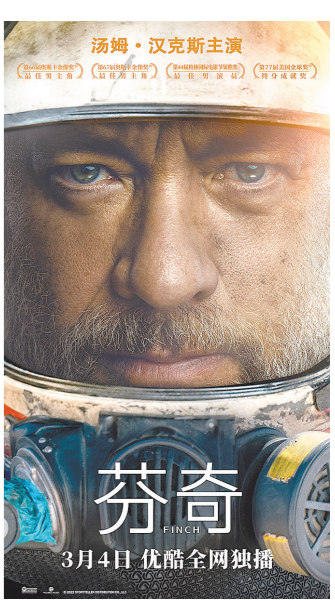
《新蝙蝠侠》获得大量全球媒体的美誉，被推称为“最好的超英大片”“完美的蝙蝠侠电影”，烂番茄好评高达96%。

《新蝙蝠侠》讲述布鲁斯·韦恩化身蝙蝠侠在哥谭市行侠仗义的故事。蝙蝠侠拥有双重身份，在夜色中，他是令罪犯闻风丧胆的“义警侠探”，运用出色的头脑、强壮的身体和先进的装备，成为哥谭市的“复仇”象征，给人们带来希望。

罪恶在黑暗中蔓延，人鬼难测的超级反派“谜语人”层层布局，他与蝙蝠侠之间究竟有何过往？所谓“真相”，又将给蝙蝠侠和哥谭市带来怎样的危机？在“揭开真相”版预告中，飙车、爆破、枪战等动作场面令人目不暇接，大呼过瘾，蝙蝠侠面具之下的秘密也呼之欲出。

汤姆·汉克斯《芬奇》确认优酷上线

汤姆·汉克斯最新主演的科幻片《芬奇》将于3月4日在优酷全网独播。



影片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灾难片，导演对这场灾难的着墨不多，舍去灾难发生时的浓墨重彩，而是通过灾难发生后的荒凉世界来展现其可怕程度。

影片中，随着臭氧层的持续破坏，农作物绝收，高温、紫外线，都已超过人类可生存的极限，地球的末日即将来临。芬奇是个技术宅男，一生都基本在密苏里度过，没出过门，他不喜欢与人交流，和一只狗相依为命。然而，恶劣的环境让芬奇预感自己将不久于人世，为了自己的狗狗日后得到照料，他特意研发了一台保姆机器人——杰夫。

杰夫具有超强的学习理解能力，对世界充满好奇，敢于尝试新鲜事物，却也因此不断闯祸、制造麻烦。

2020年参加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时，朱婧汐以一种迥异于大众审美的姿态登上这个舞台。节目里的她不甜也不“美”——未来风的造型和妆容都与主流层面的“美”有一定距离。



《不想当阿龙》单曲封面

今年一月，她在2020年发行的专辑《塑胶天堂》获得唱工委音乐盛典CMA 2021“最佳电子音乐专辑”。这张专辑从“Akini Jing”这位赛博格的视角出发，讲述了她从诞生到产生自我意识的过程。

走下“姐姐”舞台后，朱婧汐仍然持续以Akini Jing的赛博格视角观察着这个世界，并不断地实践着她所提出的“东方赛博”风格。

最近，朱婧汐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专访，畅谈她对赛博朋克、电子音乐、以及即将发行的新专辑《永无止境的告别》的看法。

“赛博歌姬”朱婧汐：东方智慧和美学是我的根

新专辑与Chace合作，今年即将面世

朱婧汐喜欢与不同的音乐人合作。从知名电子乐队与非门到青年音乐人高嘉丰再到更新锐的“河南说唱之神”，朱婧汐的合作列表躺着许许多多风格各异的音乐人。

羊城晚报：首次跟Chace合作，感觉如何？

朱婧汐：我跟很多音乐人合作过，每次跟不同的人一起创作，感觉都是不一样的。也不一定是音乐方面，可能各自的审美、甚至是生活个性，都会刺激到我，让我产生不一样的灵感。

羊城晚报：具体都会看些什么？

朱婧汐：比如我会给他放塔可夫斯基的电影《飞向太空》，还有一些科学类的纪录片，比如太阳黑子之类的，类似这些比较有趣的东西。

羊城晚报：目前新专辑公布了《骨头》《不想当阿龙》和《祝福 Blessing》三首歌。其中《不想当阿龙》玩了一个“Akine (孤独)”和“阿龙”的谐音梗。这个梗是怎么来的？

朱婧汐：首先是觉得好玩，其次是觉得很多人都会感到孤独，如果孤独这种情绪能有一个具体的拟人形象，感觉会比较鲜活。新专辑会是一张概念专辑，里面有一个完整的故事线，阿龙是其中的一个主角。但我暂时不想把

整个故事讲出来，我觉得要给大家一点空间，作品的神秘感是很重要的。

羊城晚报：你会怎么跟“阿龙”相处？

朱婧汐：我是个比较能从孤独这件事中汲取到力量的人。但我希望人类可以实现“阿龙自由”，想阿龙的时候就阿龙，不想的时候也可以不阿龙。

羊城晚报：在你心目中，“阿龙”是怎样的形象？

朱婧汐：其实我觉得“阿龙”这个名字很五条人，哈哈。叫“阿龙”的人就应该长成仁科的样子，穿他那种热带风的衬衫。

羊城晚报：有机会跟五条人合作吗？

朱婧汐：现在还不知道，但我觉得万事皆有可能。我们之前也认



百变朱婧汐

识，有一次遇到他们的经纪人，也说以后是不是有机会一起玩一下。

人和赛博格都一样，向内看才能走出困境

一天出生的。羊城晚报：有了这样一个赛博格身份之后，你看世界的角度有什么变化？

朱婧汐：很不一样。很多人看得麻木的东西，在Akini看起来还是新鲜、珍贵和美好的。比如人类想避免的孤独、伤心和寂寞，对一个赛博格来说，都是非常珍贵的体验。我的一些伤心事、想逃避的事，Akini都会将其视为一个感受的机会。我的上一张专辑《塑胶天堂》讲的也是这样一件事。

羊城晚报：赛博格真的想要拥有人类的情感吗？

朱婧汐：任何一个物种都想尝试和拥有她所没有的东西，进化和繁衍更是所有物种在生物性上的共性。这是我从人类的角度出发所做出的理解。所以，赛博格既然是人类和机械的混合体，那么她肯定会有作为人的天性的一部分。只是这部分占多少，没有人知道。

羊城晚报：哪

Akini 和 Akira (阿基拉) 有关系吗？

朱婧汐：有，毕竟《阿基拉》是赛博朋克的里程碑式的作品，它给了我一些启发和灵感。

羊城晚报：这几年，赛博朋克在全球范围重新流行起来。从好莱坞电影《阿丽塔》《攻壳特工队》到电子游戏《赛博朋克2077》，时尚界也开始越来越多使用到赛博朋克元素。Akini也是这波浪潮中的其中一朵浪花。赛博朋克最吸引你的是什么？

朱婧汐：赛博朋克这个概念诞生之初，是一个猜测、一种想象，但到了现在，它几乎就是真实世界。现在每个人都离不开网络和科技，无论喜不喜欢，赛博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。在这样一个语境中，我作为一个音乐人、一个创意工作者，做一些赛博朋克美学的东西，我觉得是自然而然的。

羊城晚报：赛博朋克这个概念本身蕴含着对未来的悲观想象。

朱婧汐：我一直强调，我所做的东西是“赛博朋克美学”，并不等于赛博朋克。我只是在赛博朋克美学的语境中讨论和阐述一些作品。这种美学的作品——无论是电影、绘画、漫画还是文学，当中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：任何一个赛博格，只有真正连接到自己的内心，才可能走出困境。这也是我所相信

的事：一个人必须要向内看，才能改变自己周围的环境。

某种程度上，这跟东方的文化、智慧和美学是我的根，也是我喜欢尝试的事情。当人们在科技时代遇到瓶颈时，东方的智慧或许能够帮助人类找到出路和解决方案。这也是我自己想在作品中探讨的事情。

很多类似的歌曲，只是不知道算是什么音乐风格。他们都练习了10年以上的传统乐器，但对于其他类型的音乐和文化，他们也是完全能接受的，包容度很高。现在的年轻人没那么多条条条框框，但钻研的时候又非常刻苦和专注，我特别喜欢他们的这一点。

多，音量越来越大。只是我做的东西比较超前一点点。羊城晚报：你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个歌手还是一个艺术家？朱婧汐：我可以都是。羊城晚报：你最近参加了《国乐大典》，在年轻的国乐选手中，有没有感受到他们身上一些与其他时代的人不一样的特质？朱婧汐：我觉得他们兼容性很强。前段时间我听了一些比较“亚”的中国年轻音乐人的作品，我很好奇这些年年轻的国乐手会怎么看，便跟他们分享了一些音乐。出乎我意料的是，他们说自己的歌单里也有



多，音量越来越大。只是我做的东西比较超前一点点。羊城晚报：你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个歌手还是一个艺术家？朱婧汐：我可以都是。羊城晚报：你最近参加了《国乐大典》，在年轻的国乐选手中，有没有感受到他们身上一些与其他时代的人不一样的特质？朱婧汐：我觉得他们兼容性很强。前段时间我听了一些比较“亚”的中国年轻音乐人的作品，我很好奇这些年年轻的国乐手会怎么看，便跟他们分享了一些音乐。出乎我意料的是，他们说自己的歌单里也有



在这张新专辑《永无止境的告别》里，她的身份是朱婧汐还是AKini Jing？她说：“都可以。这两个身份每天都在变化和切换。”在她看来，“人类朱婧汐”与“赛博格 Akini Jing”无法彻底分割，“在这样一个语境下，我做一些赛博朋克美学的东西，是自然而然的”。

羊城晚报：Akini Jing 这个形象是什么时候诞生的？有一个具体的生日吗？朱婧汐：应该是2018或者2019年左右，具体日子不记得了，但我的确应该认真想想她是哪

人将电子音乐视为未来的音乐趋势，你怎么看？朱婧汐：虽然经常有这种讲法，但作为一个创作者，我觉得自己推广不了电子音乐，也没有刻意地推广。我只很“任性”和主观地向听众推荐一些不一样的音乐品类而已。此外，虽然我很热爱和比较擅长做电子乐，但我其实不拘泥于任何音乐类型。对我来说，音乐类型像是衣柜里的一件衣服，电子乐也好、民乐也好、摇滚也好、民谣也好、氛围音乐也好，甚至是大自然的环境音也好，都只是外衣，核心其实是这个人。

采访中，朱婧汐笑言：“我很‘亚’，骨子里的‘亚’，不可言传。”赛博美学、电子音乐、Y2K风格的造型……朱婧汐活跃在主流视野，但始终自如地展现着她所钟爱的亚文化。她坦言，音乐类型也好、外形风格也好，都不是衣柜里的一件衣服，“那些都是外衣，核心其实是人本身”。

羊城晚报：你之前尝试过很多不同的音乐类型，近几年则比较专注在电子音乐上。有